

《三國》的「四」

趣聞小品，熔於一爐。其中就有幾篇專門統計《三國》中的「四」。比如關羽四次中箭、諸葛亮四次騎馬、諸葛亮四次火攻等。饒有趣味，亦讓人嘆服專家讀書之細。

如關羽中箭，多數讀者只記得被曹仁射中右臂也就是刮骨療毒那一次。其實之前還中過三次箭，第一次為韓福箭中左臂，第二次為黃忠箭中盔纓，第三次為龐德箭中左臂。再如諸葛亮，一般人印象中，都是羽扇綸巾坐在四輪車上。但他也有四次騎馬：荊州城劉琦宅前下馬，得長沙馬上占課，上馬退過金雁橋，攻天水郡上馬出重圍。

諸葛亮的火攻都是書中名篇。按鄭逸梅的統計，包括火燒博望坡、火燒新野城、火燒藤甲兵、火燒葫蘆谷四次。這都沒有疑問。而最著名的火燒赤壁，沒有算在孔明頭上。此計雖先有黃蓋周瑜等人議定，但若非孔明借得東風，則雖萬事俱備亦萬事休矣。孔明至少佔半數功勞。合計孔明火攻起碼算四點五次。



瓜園蓬山

gardenmarvin@gmail.com

逢周三、四、五見報

早起的秋

清早七點早起外出，剛一出門，迎面而來一陣涼風，一秒之前還昏昏欲睡的人瞬間就清醒了過來。路上的行人，也大多裹薄外套，步履匆匆。涼而不凍，冷而不寒，酷熱的香港夏日，就這樣一聲招呼都不打，急急退場了嗎？

從巴士上下來已經是一個小時之後，低頭一看時間也不過八點多，而抬頭一看已是艷陽高照，清晨的那一抹秋意在讓人不得不眯起眼睛的耀眼陽光之下彷彿被蒸發了一般消失無蹤。手機上打開天文台的APP，顯示今天的溫度是攝氏二十一度到二十七度，此後幾天都是諸如二十四到二十八、二十五到三十一之類的溫度。看來今天也只是秋天在香港的一次試探而已，悄悄探出頭來，環顧一下四周，趁着早上夏日還在「呼呼大睡」的空檔，跳出來伸展一下四肢，而當夏日醒過來的時候，就又跑回自己的藏身之處了。如此這般，也只有早起的人，能與秋天打個照面了。

一直以來，都感慨於香港秋天的短暫；一直以來，都想趁着某個秋高氣爽的日子去郊外行山，在樹與山之間吐納，在海與天之間呼吸；一直以來，當秋日來臨的時候往往工作纏身，當稍有空閒的時候又烈日炎炎，短短的時間窗口一再錯過，計劃中的秋日遠行似乎永遠都只是個計劃。有多少人都跟我有着一樣的「一直以來」呢？如今，早起的秋「初露端倪」，涼爽秋日似乎就快到來，面對「錯過一日，再等一年」的短暫窗口，我是不是應該有所行動呢？疫情之下，無法出門遠行，假期也就存了一堆，我是不是應該給自己安排一個「說請就請」的假期，等秋日來臨的時候，把「一直以來」的遺憾變成「夙願得償」的欣喜呢？



大川集 利 貞

逢周一、三見報

順德陳村粉

順德人對陳村粉的愛，可以類比成本港人對腸粉的真心，但細細究極，又不完全一樣。後者脾性柔和，可包裹一切，有種百煉鋼化為繞指柔的「攻勢」，吃的人也時不時會帶着一股開盲盒的心情，夾起那條正待解開的謎題；而陳村粉，就像它的名字，有更獨立的屬性和鮮明「人格」，雖然一樣晶瑩剔透，卻野心不小，管它什麼舞台走位，不當主角不罷休。

去順德吃陳村粉，比起吃本身，更像是走進一座博物館，探探其中的豐富內涵。將近一個世紀的歷史，當年的陳村人黃但大概也沒想到，自己取各家所長研製出的米粉，現在已經是家鄉地標式的名片了。而即便是到了現在，大多店家依舊沿用傳統工藝，道道有秘訣，招招不含糊。從精選的珍桂米，到洗淨、揉搓、刷米、浸泡，再把原料放進滾滾碾動的青石磨裏，周而復始，米漿汨汨流下。這一幕是美食紀錄片最喜歡的鏡頭，好像光看着絲綢一樣的嫩白流動着，就已經獲得了內心巨大的安寧，折射出的亮光，讓順德人的堅持有了至高的佐證。

嚴謹的工藝保證了原汁米香，也讓陳村粉才情四溢，以薄、爽、滑、軟傲視群雄。跟腸粉相比，它身段更薄，拉開的時候能漏光，據說，行家手下的粉，每張都不會超過零點七毫米，雖然沒問出這數字의來頭，但的確精細得可怕，可怕到用「吃」檢驗時，都多出了些敬畏。又薄又韌的陳村粉也從不怯場，可蒸、可炒、可涼拌，無論哪種，都顯而易見主角地位。哪怕用排骨、臘味或蟹子與之搭配，吃着吃着，還會覺得吸飽了肉味的粉更香，旁邊更貴的食材，倒只剩下工具屬性。心機如它，優雅素淨只是障眼法，唯有繞過去，方才看到一個變化萬千、亦動亦靜的新宇宙。



食色判答

逢周二、三、四見報

一次朋友敘談，聊起人生。某甲說，自己的孩子已讀中學，並問同歲的某乙：孩子在哪個學校讀書？某乙答道：剛滿周歲，我要孩子太晚，年輕時盡貪玩了。言下有些懊悔傷感。冷場感眼看升騰起來，某甲呵呵一笑：老兄，我生孩子早，也是年輕貪玩的緣故啊。此言一出，在場者忍俊不禁，氛圍頓時扭轉。從此，我對某甲膜拜不已，呼為「梗中聖手」。

無梗不歡，已成時下生活一大定理。什麼是梗呢？我見過一種十分學術化的定義：「從被某個固定群體熟知的事物、事件或者社會意義衍生出的，被反覆引用、不斷演繹，信息量豐富的橋段或流行語」，這就是梗。這段話讀來拗口，說得也不全對，有的梗只在特定

「梗中聖手」

場合或群體中產生和傳播，不見得有廣泛的擁躉。以我愚見，梗可算作文化密碼，需經過解碼，才能被讀懂。當我們進入並分享一種文化，就獲得了一部密碼本，可以輕鬆理解此文化中梗的內涵。對於這個文化圈層之外的人，這些梗則如雞同鴨講。

絕大多數「梗」來自網絡空間，劃開手機，俯拾皆是。但如果拾人牙慧，背書似的複述網上流行的梗，換來的只能是禮節性的笑聲，或戰術性的回應。



知見錄 胡一峰

逢周一、三、五見報

「○○後」職場新現象

講究獨立，不接受「誰來都能做」的重複性打下手的工作。他們還「發明」一些暗語，如不想和麻纏的上司爭辯，就在微信聊天陰陽怪氣地回覆「nsdd」（「你說得對」的拼音縮寫）；若直接開撕則不留情面地回覆「xswl」（「笑死我了」的拼音縮寫）；不理睬老闆列出的懲罰警告，則瀟灑地回覆「nbcs」（英文無人在意「nobody cares」的字母縮寫）。

職場新人「○○後」對天對地對老闆、一言不合就走人，讓那些習慣讓



樸散為器 馮愛枝

逢周三見報

《風鐸·敦煌》

說了常書鴻生平。上半場的戲劇事件主要來自常書鴻與首任妻子陳芝秀的婚姻衝突，下半場則寫常書鴻經歷文革衝擊，雖然身體受到摧殘，但藝術心志依然熾熱。

編導蔡錫昌資料搜集充足，敘述歷史人物之餘，不忘透過角色講解敦煌藝術的創作特色，讓觀眾參與一場生動的藝術課堂。戲劇構成方面，劇作者以唐玄奘的角色遠赴天竺取經的史實，側寫知識分子追求理想的過程當中，如何與



文藝中年 輕 羽

逢周一、二、三見報

參孫與達麗拉

莫羅以明艷厚重的色彩和蘊含東方神秘感的畫風在十九世紀美術史中獨樹一幟。在其藝術生涯中，他對神話和宗教故事中的魅惑女子情有獨鍾，甚至因他而興起了一個名為「蛇蠍美人」的題材。除了享譽世界的「莎樂美」系列作品，畫家對達麗拉魅惑參孫的故事也是情有獨鍾，創作了多幅取材自這段聖經故事的畫作。這幅收藏於莫羅故居博物館中的《達麗拉》雖然有着濃郁厚重的色彩，卻是一幅水彩畫作品。上半身赤裸的達麗拉側身倚靠在一個具有異域風情的房間中。

畫家僅用區區數筆對人物的面部細節和婀娜身姿進行粗略的刻

畫，甚至並未上色僅用線條勾出輪廓及陰影，而畫作核心顯然是色彩華麗的室內空間。左側深棕色的掛簾、草綠為主結合棕黃色的家居裝飾頗似我國唐三彩的色系搭配，並無傳統水彩的通透質感；達麗拉頭上的寶藍色頭巾、腿上搭的粉色繡金毯子以及身旁一隻形似天鵝的紅鳥從整個厚重的色調中跳脫出來，成為畫作最吸睛的局部。在莫羅的多幅同題材作品中，達麗拉多是以側倚的魅惑姿態示人。此作畫中女主角的「獨角戲」也凸顯了她蠱惑參孫的故事情節。

「碟中畫」《參孫與達麗拉》／《達麗拉》



藝加之言 王 加

微信公眾號：Jia_artscolumn

逢周三見報

補 丁

路的盡頭，是一片樹林，彎彎曲曲的林間小路，他的家在叢林深處。「伐木工？」我不小心把自己的猜測說出了口。他點點頭，只說了句：「我還有個妹妹，她一定要穿得漂亮。」戴同學是個沉默寡言的人，所以，他少見的篤定話語和神情讓我記憶猶新。

後來，他妹妹也上學了，穿得並不時髦，但很整潔。一日，放學路上，不知道因為什麼，一個嘴巴極厲害的女生嘲弄戴同學：「都什麼年代了，還穿補丁褲，也不嫌丟

人。」戴同學一下子漲紅了臉。妹妹緊緊拉着他的衣角，問道：「哥哥，你不是說男孩子只有穿有補丁的褲子，才會長得高、長得快嗎？為什麼她說丟人？」戴同學一把抱起妹妹，脫離了小隊，頭也不回地向家的方向走，不一會就消失在路的盡頭。

我一陣心酸，又不知能做些什麼。我兒時沒穿過一件有補丁的衣物，但我知道，母親有很多件衣服都是補了又補。論起家庭條件，我家的拮据或許一點也不亞於戴同

學。讀中學時，母親去世。我整理母親的遺物，竟找不到一雙沒有補丁的襪子。

昨日，襯衫臂膊處爛了一個口子，我補了，決心繼續穿，西裝外套下，看不出來。物質的貧富、生活的好壞，在心裏，有補丁的日子，也可以過得快樂堅定。



負喧集 趙 陽

jackeyzhao2018@gmail.com

逢周一、三見報